

馬華文學選集

原甸詩選

方 修編



萬里書局

洪天賜教授捐贈

馬華文學選集

原句詩選

方修編

萬里書局

馬華文學選集

馬華文學選集編輯凡例

原甸詩選

方修編

一、本選以四個作者為單位，選輯較前至較後馬華文學史上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以呈現作者的創作特色。就讀者所知最詳的時期和精力，對於馬華文學的發展過程，提供較詳盡基本的知識。

二、各類選錄作品，依體不拘，或為某一文體的專集，如詩集、小說集、政論集、散文集等；或為多種文體的合集，如選定作家合集，有散文、小說、詩等，視個別作者所擅長，或原有資料多寡而定。

三、本選書無論定稿與人，各類或為作者本人自選，或為本局分聘聘請專人代選，均應附有序跋或附錄，以供閱讀時參考。

四、未定稿以六萬字為一輯，稍數無限，視本局能力及讀者需要而定。

萬里書局編輯部

萬里書局

馬華文學選集編輯凡例

第一輯（一九五九——六二）

一、本丛书以个别作者为单位，选辑战前至战后马华文学史上一些创作成绩较好、或产量较多的作者的代表作品，使读者能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获得初步的基本的知识。

二、各集所选作品，体裁不拘，或为某一文体的专集，如诗集，小说集，戏剧集，散文集等；或为多种文体的合集，如理论创作合集，诗、文、小说合集等，视个别作者所擅长、或现有资料多寡而定。

三、本丛书无固定编辑人。各集或为作者本人自选，或为本局分别约请专人代选。每集均有序跋或附录，以供阅读时参考。

四、本丛书以六册为一辑。辑数无限，视本局能力及读者需要而定。

第二輯（一九六〇——六四）

万里书局编辑部

第三輯

（28）

目 次

第一辑（一九五九——六二）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1)
青春的哭泣.....	(5)
火 颂.....	(8)
喜 讯.....	(11)
招 供.....	(14)
笑的响往.....	(16)
佳 音.....	(18)
手的诅咒.....	(20)
为什么?	(22)
恋 歌.....	(24)
喷呐手.....	(26)

第二辑（一九六〇——六四）

悼鲁孟巴.....	(28)
-----------	------

目 录

(二六——六五六一) 第一卷

问..... (29)

思..... (31)

新的歌手..... (33)

小丑..... (35)

(11)

(第三辑 (一九六六))

(81)

孕妇岛的传说..... (38)

(62)

后 记..... (112)

(12)

(82)

(四六——〇六六一) 第二卷

(82)

五五五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周海青

在碧云天蓝的春野上

有一颗太阳灿烂如宝石

它曾照耀过荒草中一个世纪

如今在风雨中国依然灿烂如昔

第一輯

它曾经是健儿们梦想的天堂

也是我们祖先辛勤耕作的沃壤

(一九五九——六二)

它曾是大英雄驰骋的疆场

它马六甲海峡拥有季风的波浪

你称呼它“世界的粮仓”

你称呼它“世界的粮仓”

微风飘过稻穗的芬芳

我们都骄傲地称它：“家乡！家乡！”

我们赞美古老的亚细亚平原上的古国

我们赞美斜挂在爪哇海边的翡翠带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朗诵诗

在终年炎热的赤道上

有一颗光辉灿烂的宝石

它曾经埋在荒草中一个世纪

如今在风雨中闪耀着迷人的光芒

它曾经是猪仔们梦里的天堂

也是我们祖先含恨躺下的坟场

它曾经是侵略者们垂涎的地方

但马六甲海峡却有擎天的波浪

你称呼它“世界的胶园”

你称呼它“世界的锡仓”

椰风飘过榴槿的芬芳

我们都骄傲地称它：“家乡！家乡！”

我们赞美古老的亚细亚平原上的古国

我们赞美斜挂在爪哇海边的翡翠带

我们赞美恒河冲刷着的黄土大地
但我们三倍的赞美着我们的马来亚祖国！

我们赞美富饶的吉打州
我们赞美阡陌纵横的吉打州的水稻田
你们艰辛地在水稻田中挪动着脚步的农人呵
是你们给祖国犁出了金色的“稻仓”

当潮湿的海风吹起来的时候
我们辽阔的土地一片哗啦啦地响
这里呵那里呵扬起一片翠绿的波浪
——啊！那是我们的橡林胶山

我们赞美汹涌不息的马六甲海峡
赞美嵌在海峡北端的碧玉似的槟榔屿
槟榔屿呵山高绿水长
升旗山呵风高朝太阳

说起马来亚谁不羡慕我们的锡矿
在那奔腾的吡叻河之滨
就是闻名世界的“锡都”
我们的财富——矿藏！矿藏！

我们赞美山脉横贯的雪兰莪

赞美英雄的城市吉隆坡

石山脚下的黑风洞呵

多少壮烈的事迹被埋没

我们赞美诗一般的“九州”——森美兰

赞美花的美蓉赞美画的波德申海湾

波德申的海水清清蓝蓝

朋友呵，你怎么能把她遗忘？

我们的家乡还有万水千山

再用三倍的话我也把她赞不完

我只能这么骄傲骄傲的说一句：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千年万载采不完

但我们还没有开采的蓝图

那蓝图还握在别人的手上

广阔广阔的胶林呵

是我们马来亚的血管

别人天天从这里输走了她的血液

马来亚一天比一天枯瘦苍黄

我们也有深阔的海洋
白天闪着金黄晚上拖着银光
但我们渔人的脸孔最愁苦
象雨季的天空一样阴暗

我们的原始森林
日夜在那里哭泣埋怨
每一片叶子都在焦急
什么时候才能开进第一架拖拉机？

我们的铁矿也在日夜抱怨
采矿人在宝山里还要失业
为什么不快快建立大工厂
喧腾着钢水欢笑的声响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请胶山海洋矿藏不要喧闹
风雨来了大海不会再平静
人民醒了万宝山不会再凄凉！

1960年

青春的哭泣

你曾被我以狂热的诗篇赞颂过的
而此刻对我投着如此轻蔑和俯就的神
冷酷的祖国哟！

你看看我呀！

你听听我说呀！

呵，你为什么连睬也不睬我一眼呢？

难道我如此哀号着摇撼着你的双臂

你一点也感觉不到么？

祖国哟！祖国哟！

你不要抛弃我

你看我一眼吧！

呵呵！我多么希望，祖国

你能象亚细亚的平原一样

不分昼夜的给你的孩子拥抱和亲吻

可是，我并没有如此要求呀！

我只要求——

你看我一眼

你给我一个抚摸

你给我一个爱！

（象妈妈爱她的孩子）

但，祖国

你为什么如此冷酷呢？

我因哀号而沙哑的哀音

难道不能引起你丝毫的怜悯么？

你看，我满怀的热情

几乎被你阴惨的脸而冷结了呀！

祖国，我曾经听说过

你在以急切的声调向我们呼唤：

“把青春献给我吧，孩子们！”

呵！但那只是梦中的幻影！

我如今饱和着热情的青春的

却已经被你抛弃！

（祖国呀！……………）

呵，祖国祖国

请接受、接受我的青春

我自信在爱你的热情上

我不会输给你的逆子们

可是

为什么你要让我的手脚搁着
为什么你要让我的头脑闲着
为什么你要让我的青春
象一朵鲜花
等待着枯萎？

呵，祖国祖国

工作的热情使我不能再等待
青春的炽热使我不能再等待
如果你不接受

我火的青春，我青春的火
而我也决不、决不

让苦闷遗留给我们的第二代……………

1961年1月

火 颂

颂花吗？
呵，不不！
花不是云朵！
颂云吗？
呵，不不！
云朵不是火！
我不爱花
我不爱云朵
我只爱那
红得象花
美得象云朵
在黑暗中
跳动着的
火！火！

不要问我
为什么爱火

让我先问你
如果没有火
你
怎么能生活？
而我爱火
而我颂火
也正为了这个

黑暗中
那摸索着的
想着火
寒冷中
那颤抖着的
想着火
没有火的地方
就有黑暗和寒冷的挽歌
只要有石头
呵！从石头的碰击声中
找火！找火！
火是曾经被囚禁的
人间曾经是地狱的
而高加索山的鹰
虽然啄空了盗火者的心
而宙斯

也收不回
那散播在人间的
火星！火星！

而如今
有寒冷者么？
有摸索者么？
叫火！叫火！
叫出新的盗火者！

将同决非出

火育结果改

者

新世道公派

火爱非而

火聚非而

个狂丁快丑步

中和黑

曲善象舞限

火善象

1960年

曲善象舞限

火善象

式聚内火亦聚

聚聚内火亦聚

夫亦亦聚只

中育击击击夫可从！西

！火聚！火聚

曲善象舞限

曲善象舞限

曲善象舞限

曲善象舞限

曲善象

喜 讯

为什么这样久没有下雨了呢？

是我们的地上没有水了吗？

是我们的天空没有云了吗？

或许，是我们的山太低了，

碰不到那饱和着水点的

云朵了吗？

为什么这样久没有下雨了呢？

人们都仰望着天，

他们多盼望枯焦的皮肤，

能意外地碰到一滴冰冷的水点。

他们心焦，但没有流泪啊！

（因为他们最后的一滴泪水，

也已经被干燥的空气蒸化了。）

唉！如果再不下雨，

就连他们苦涩的口水，

也要化一道水气而去啦！

祖父们叹息着！

父亲们叹息着！

母亲们叹息着！

孩子们脸部抽搐着

张大着口：

要哭——但没有声音、没有泪。

这是个怎样荒凉的世界呀

野草，变黄了，枯萎了……

树木，收缩着枯枝，一阵微风，折下了……

叶子，掉在地上，就落在龟裂的地缝里……

河道，翻动着将死的鱼，闪着绝望的鳞光……

.....

这是个怎样寂寞的世界呀！

人们日夜都尖着耳朵，

捕捉着每一阵干燥的风；

他们多渴望能听到一声，

沉重的雷的足音……

雷呵！你在睡吗？

或者，你正在愁苦的托着下巴，

凝望着这没有声音的世界，

而在作着无望的叹息吗？

你叹息？雷呵！你叹息吗？

你叹息吗？雷呵！你叹息？

啊.....

但，我终于听到天庭响起了，

一阵乒乓的声响；

我知道：

那是沉思已久的雷，

突然愤怒地跃起，

而推翻了桌椅所发出的声音.....

呵！雷.....

1961年8月

招 供

我的嘴巴

吐不出谎话

有时它无意说了

就整夜都睡不下

第二天爬下床来

两颊还火烧般辣

而严峻的良心啊

把我的灵魂不住的鞭挞

由什么时候起

我却如此的惯于撒谎

别看我侃侃而谈

真话称起来不知有没有一两

这社会

钩心斗角

正直的嘴巴
是惹祸的箭靶

但是，不必怀疑
我还是忠实热情
象晨鸡一样
我不会把黎明误啼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1961年

笑的响往

什么时候
我们才有笑
象一朵鲜花
被阳光照耀

日子掉进了
迷人的阳光
人们生活着
劳动、爱情、诗章

有痛苦吗？
有的，嫌世界太小
对着满天星斗
恨不得一把抓下！

历史的列车
都先后开到驿站

为什么这一节呵
却跑得这么慢？

呵，到了到了
前面又响又叫
快用最后的一把泪水啊
去迎接满车厢的笑！

音 封

脚踏中越细从岸，对半
——是地岸脚踏
曲调由“齐安平”
和奏由 1961 年

；脚踏鼓

“！音封鼓，表齐鼓”

1961 年 12 月 24 日

（音封）（音封）（音封）

里齐鼓表

音封侧入脚踏鼓

——表齐

和齐脚踏鼓表

叶齐，叶齐公很县

表齐由半脚踏鼓白表县不

齐安，齐安公很县琴风年很

曲齐鼓由脚踏鼓表齐曾表县不

佳音

半夜，我从睡梦中惊醒
惊醒我的是——
“平安夜”的歌曲
和手风琴的奏鸣

妹妹说：
“哥哥呀，报佳音！”

啊！佳音？佳音？
在这夜里
我的确久盼佳音
可是——
窗外的歌声呀
是那么柔和、柔和
不象是发自经过搏斗的喉头
那手风琴是那么安祥、安祥
不象是曾弹奏过粗犷的进行曲

而且
夜风飘着香水……

妹妹呀

那不是真正的佳音！

那不是人民的佳音！

如果那是真正的人民的佳音

全城市将被它惊醒！

而你哥哥将最匆忙

打开门来欢迎！

在全民队的背后

唱着那抚摩着自己胸口

你在工作的时辰

用那抚摩自己胸膛的拳头

1961年12月24日

圣诞节夜

给我们的这双无用的手

我们终是双白而嫩的手

——知识分子的！

附赠且而萧天

爱由由舒舒舒舒舒

干并决不平出出60年

又由由四千一

互西

木音集耀风秀

手的诅咒

梁秋实

音韵曲五真县不眠

音韵曲别人县不眠

音韵曲别人的五真县不眠

我要把一千回的诅咒

音韵曲五真县不眠

投给我们的这双无用的手

音韵曲五真县不眠

我们的这双白而嫩的手！

音韵曲五真县不眠

我们的手

既不会开发道路

也不会叠盖房屋

就在那耕种的田野里

也抓不紧一把泥土

我们的手

在劳动的事业上

它无能而且顛预

当祖国号召的时候

它也举不起枪干

我要把一千回的诅咒

投给我们的这双无用的手
我们的这双白而嫩的手！

我们的手

只会在一个打击到来的时候

偷偷的揩着眼眶

或在一个灾难到来的时候

可笑的抱紧着头，没命的逃走

我们的手

只会在队伍的背后

唏嘘着抚摩着自己的小伤口

和在工作的时候

用来捏紧自己紧皱的眉头

我要把一千回的诅咒

投给我们的这双无用的手

我们的这双白而嫩的

——知识分子的手！

1960年

为什么？

——为日本少女美智子之死而作

为什么你留下书本不看？

为什么你留下歌儿不唱？

为什么你留下爱情的琴弦不去弹？

为什么你留下花的希望不去想？

为什么、为什么你留下亲爱的伙伴

而让他们咬着痛苦徘徊在大学的草场上？

为什么你留下老教授的父亲？

（他曾经骂过你，为了你的爱国热情

但最后他还是和你们一起

摇着旗帜走过东京！）

为什么你留下慈祥的母亲？

为什么你留下她给你的母性的爱情？

为什么你的生命跑得这么快

让她白天痛苦伤心

晚上守着失眠？

你知不知道她倚着门口等着你

而迎上她的却是使她晕倒的噩讯？

为什么平日你那么温柔娴静

但在风暴中却象是一只勇猛的苍鹰

为什么平日你喜爱着糖果象个小孩子

但在真理之前却是个无畏的斗士？

呵呵！为什么呀为什么？

我离开东京这么远

但东京的寒风却冷得我发抖？

1960年7月24日

恋 歌

我不能不想起
那一块生长我的地方
我的祖父在那里下葬
而我也在那里度过童年的时光

当我知道事理的时候
那里是充满着灾难
而人民的眼泪
经年在那里泛滥

但我不能不想起
那里的花、草和阳光
因为母亲产我的时候
在那里流下鲜血一滩

虽然如今我已远离了她
但我实在不能不想起

特别是当我接到
那里鲜花开遍的消息

但更叫我不能不想起的
还是我苦命的马来亚妈妈，
你知道我一想起她呀
就恨不得把她的吡叻河背上

1960年

唢呐手

他是个无名的音乐家
几支梵曲养活了他
这社会倒真奇怪
他要靠死人吃饭

十只指头细细尖尖
在八个孔上点按几十年
锁呐管内布满血丝
他也要吞了鸦片熬到天明

鼓声又咚咚起响
和尚又把袈裟披上
他抖了抖精神
又要吹起人世的凄凉

突然一阵呛咳
他缩紧凹陷的胸膛

大光灯把他的影子
抖动在棺木上

他的心立刻给这影子攫住
唢呐柄上掉落几滴泪珠
今夜他第一次悟到：
不久要轮到他真正需要用到唢呐了……

1962年1月9日

第二輯

(一九六〇——六四)

于谦的诗歌与散文

王本朝主编

于谦的诗歌与散文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王本朝主编

巴金書

——一个虎朝野局局的问

我的儿子呢?

——你会替来公什只

——你替儿子死了呀!

『张珊』 『张珊』

『张珊』 『张珊』

我的儿子呢?

第二輯

——你的儿子在前行的队伍里

『张珊』 『张珊』

死下了!

『张珊』 『张珊』

(一九六〇——六四)

我的儿子呢?

『张珊』 『张珊』

——你的儿子在前行的队伍里

你的儿子在前行的队伍里

你的儿子在前行的队伍里

你的儿子在前行的队伍里

你的儿子在前行的队伍里

悼鲁孟巴

用什么来悼念你——

挽歌？眼泪？

还是一首悲哀的诗篇？

呵，我知道

你一定不要这些！

挽歌、眼泪和诗篇有什么用？

它们能拯救苦难的刚果吗？

好吧！就按照你的意旨

让我们

用帝国主义者的颤抖和哭泣

悼念你！

1961年2月22日

问

——一个南朝鲜妈妈的问

我的儿子呢？

——你的儿子死了呀！

我的儿子呢？

——你的儿子在游行的队伍里
倒下了！

我的儿子呢？

——你的儿子在挥舞着国旗的时候
你的儿子在高喊着爱国的口号的时候
被他的国家的警察打死了！
你的儿子已经把他的生命
献给他可诅咒的祖国！

呵，不不！

我的儿子不会死的——
他还年轻……

——呵，不不！你的儿子会死的
正因为他年青，他爱国！

——

——

1960年4月24日

——

——

——

——

——

——

呵，我知道

——

你一定会不要这些！

——

——

它们能给你最困难的回答吗？

——

——

——

——

——

——

——

——

——

——

——

遐思

一个婴孩诞生了
诞生在时间的子夜里
诞生在时代的子夜里
象忍不住周遭的黑暗
她以哭声向黑暗挑战！

从这第一声啼哭开始
她就要走上生的战场
时间不断的以各种花招吸引她
使她不断的跟着踏着
时间的脚印向前

她终于长大了
时间把她引进人生最可宝贵的门槛
那里盛开着各种希望的百合花
鸫鸟在花丛里快乐的叫鸣：
“呵呵！青年！青年！”

呵呵！青年！青年！
那时候你第一个的动作
就是要以灼热的嘴唇吻每一朵花——
工作、快乐、诗歌
还有爱情！

1966年4月24日

这些可怜的百合花
她们寂寞地等待了无数个世纪
当时间的脚步响起又消失了
她们孤独地开了
又孤独地凋谢……

只有今天的婴孩
只有明天的青年
时间才最疼惜他们生命的春天
无数的青年痛苦了无数个世纪
而他们才能被引进新的伊甸

1962年7月9日

新的歌手

——写一个工会的“创作组”

白天他们在车间流汗
汗珠混着齿轮转
晚上他们围在灯光下
讨论怎样写文章

他们本来都是生疏的伙伴
但工厂是他们友谊的温床
生活是他们友谊的土壤
工会是他们友谊花朵开放的阳光

他们是一支神奇的队伍
在生活里，能攻、能守
在舞台上，能演、能唱
在会场上，能辩、能讲

现在，他们决心接文学艺术的班
努力地学习着掌握好笔干

象开动机器一样的自然
把文学艺术解放

不久，他们当中将出现
许多杰出的作家、诗人
并且只有他们最懂得
怎样为这伟大的时代歌唱

不要说这是幻想
在他们的心中
有一个抹不掉的
光辉的榜样

想起这个人物
他们就想起了贫穷、痛苦、流浪
他们就会低低的背诵着“海燕”
心中充满着信心、自豪、和希望！

1962年11月5日

小丑

观众用掌声和哨子催他爬上了钢索
他在半空中回头向四周再抛下一串哄笑
你看他挤眉弄眼，东歪西摆
象是说世上只有他一个最快乐

在最使观众开心的一个花招耍后
他又象惧怕于密集的掌声一样
匆促地向前躬一躬身
就让布幕把全场的掌声盖住

在后台里
他却比谁都严肃
找一个角落歇一歇憩
再点一支烟静静地抽着……

……不要问他是怎么干起这行的
从他记忆依稀能记得起的一点开始

就有一张冷酷的脸，一条粗硬的鞭
他就在这张脸孔前长大，在这条鞭子下学会技艺

从此他便和伙伴和野兽一起
从一个码头颠簸到另一个码头
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
帐幕搭搭拆拆，拆拆搭搭……

他不知道踏上多少个码头了
他不知道坐过多少回火车，走过多少条公路了
他只记得在离开这里很远很远的——一个市镇
他结了一次婚，从此他有了第一个亲人

但是不到三个月
他又收拾起了行李
在码头上，女人红肿着眼睛
而他第一次流下了两滴眼泪……

伙伴们彼此嬉笑着又咒骂着过活
象是在钢索上晃荡一样的轻松
有时候有谁失手送了命
他们就大碗大碗地喝得酩酊酊酊

这时候他们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唱

互诉着各自坎坷的经历
在一场痛苦又苦涩的饮宴后
他们又把空漠的酒樽碰得丁丁地响

这一群体力健壮的人
在马戏团资本家的心目中
竟和他们所饲养的野兽没有什么不同
而在广告上，也比不上那头衰老的老虎那样引人

……“唉！”他把烟尾轻轻地甩熄了
想到应该给女人写几个字
……“我很愉快”——他写着
但很快的就被两滴泪珠渗模糊……

1962年12月31日

新刊南宮四庫

曲刊

第三輯

(一九六六)

孕妇岛的传说

序曲

涛涛的马六甲海峡水
流不干，淌不竭
捕鱼人掏不尽鱼虾蜃蟹
唱歌人网不尽传说诗篇

茫茫的马六甲海峡水
千年唱，万年吟
唱不尽多少传说流人间
吟不尽多少悲欢多少情

呵呵，在这巍峨的圣约翰山〔注一〕之颠
孩子们，喷口气把云雾吹散吧！
哪哪，正是那一座传奇之岛咧
它正沉浮在马六甲海峡之浪涛间

一个少女的爱情
化成了这座传奇的岛屿

千年万年地流传
——孕妇岛的传说……

呵呵，我这里调正弦扳响鼓
开嗓把这凄丽的传说唱一唱
孩子们呵，听我说
——脆弱的请自己准备好手帕……

传说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的记忆已依稀难记
我只知道强盛的满加刺王朝
那时候还没有建立

马六甲金色的王位上
坐着残暴的苏丹拉旺
马六甲王位上压着灾难的石头
马六甲海峡在饮泣……

马六甲的大地呵
颤抖在苏丹拉旺的脚下
就象受惊的山野
颤抖在吼狮的利爪下

马六甲的子民呵
哀号在苏丹拉旺的脚下
就象可怜的老鼠
在淫猫的利爪下挣扎

苏丹拉旺登座大典

渔民们三年不出海
因为为了大典盛宴
渔民们已把大海捞光

苏丹拉旺登座大典
椰子树三年不结子
因为为了大典盛宴
采椰民已把椰子采光

苏丹拉旺登座大典
马六甲无数的稻田变坟场
苏丹拉旺登座大典
马六甲无数的甘榜变荒山

这一个残暴的苏丹啊
给马六甲造成深重的灾难
今日的马六甲海峡水
就是当日的人民眼泪潭

苏丹拉旺用残酷的暴政
统治他官外的人民
苏丹拉旺用狠毒的手腕
压制他官内的皇族

老苏丹有三个儿子
两个都已归到真主的身旁
小拉旺为了金色的宝座
用巴冷刀把兄长杀害

苏丹拉旺的脾气
象一头凶暴的野牛
他发怒的时候
官堡都摇摇晃晃

官里的文臣武将
每次进谒苏丹拉旺之前
都作着虔诚的祈祷
祈求着真主阿拉的庇佑

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
妻儿们都作死别的拜祭
是啊！谁知道这一房人家
这一别能不能再相聚？

二

搬来千山万石
压不住顽强劲草

倒尽千塘浊泥

泼不污洁荷一株

马六甲公主花蒂玛

迎风的劲草不污的荷叶

从此马来民族的班顿〔注二〕

千首万首把她赞

一赞花蒂玛

漂亮赛胡姬

她走进花园里

万花羞愧又叹息

她走进庭院里

珍禽奇兽都伫立

就连自负的印度孔雀

也摺起七彩的花屏

月亮横行碧空

一见公主花蒂玛

慌忙拖一片云纱

掩住满脸的妒忌

二赞花蒂玛

能干又聪明

一片棕榈叶

编织千种花

红花是赤素馨

引来粗心的蜜蜂

白花是香木槿

召来大意的蝴蝶

十指是织梳

点着织机飞

纺出纱笼化彩虹

布上鸟飞鱼游动

三赞花蒂玛

意志傲云间

不贪宫廷贵

只恨深官浅

花蒂玛呵花蒂玛

官堡愁无边

若是投胎民间女

山海白云任翩翩

人家姑娘一十八
头戴红花枕红帐
花蒂玛十八啦
深官幽院影孤单

父王苏丹拉旺
引来皇族千条规
搬来经典万条法
千规万法困住花蒂玛

说是官廷皇族女
国威族运身相系
步履快慢应有“规”
举止投足有尺度

开腔只能三分声
七分要留咽喉处
见人只能视三分
蜻蜓轻翅掠水面

会客要隔三尺开
又要纱巾半掩脸
寒凝官门呵冷锁庭院
皇族女出门象登天

人家姑娘一十八
头戴红花枕红帐
花蒂玛十八啦
深官幽院影孤单

父王苏丹拉旺
引来皇族千条规
搬来经典万条法
千规万法困住花蒂玛

说是官廷皇族女
国威族运身相系
步履快慢应有“规”
举止投足有尺度

开腔只能三分声
七分要留咽喉处
见人只能视三分
蜻蜓轻翅掠水面

会客要隔三尺开
又要纱巾半掩脸
寒凝官门呵冷锁庭院
皇族女出门象登天

又是一年开斋节
月露银牙照人间
开斋节的第一天
花蒂玛心头愁闷添

花蒂玛哀求说：

“敬畏的父王呵
女儿不知天有多广
女儿不知地有多宽

“在庭院追逐云彩
高墙常把云彩遮挡
女儿向往大海的怒潮
渴望听风雨和海潮的谈笑

“您看风比女儿快乐
它一下翻进花园的围墙
攀着树枝游玩
一下又跃出围墙

“您看星星比女儿快乐
每晚她们爬上天空
看到人间多少的奇景
所以笑眯着眼睛

“我心爱的花雀啊

女儿喂养了她多年

寂寞时听她唱歌

苦闷时对她倾诉

“她那红色的小眼睛

常凝视着笼子外的天空

女儿从她的眼睛里

看到了自己的忧鬱

“花雀昨天飞走啦

她朝着云彩飞去

她在霞光金云间飞翔

她带走了女儿的心！”

苏丹拉旺责备着说：

“女儿花蒂玛呵

你是十八岁的少女啦

头脑里却关着野鹿一般的思想

“天空虽然辽阔高远

但却住着雷电风暴

在他们发怒的时候

常用死亡之鞭把生灵毒打

“海洋虽然浩茫深阔
但却是死神温适的睡床
在他生气的时候
常把惊扰他的生灵吞噬掉

“天地间最幸福的地方
就是马六甲的苏丹官
天地间最快乐的地方
就是马六甲的苏丹官

“天地间最珍奇的宝物
都在马六甲的苏丹官
天地间最珍贵的丝绸
都在马六甲的苏丹官

“阿拉赐给人间的福
都流向马六甲的苏丹官
就象马六甲千条河水
都朝西边的海峡汹涌

“花蒂玛呵，你寂寞之时
宫里有最美妙的舞蹈
花蒂玛呵，你肠空肚饿之时
宫里有最美味的菜饼

“花蒂玛呵，宫里有最奇巧的制衣匠
为你裁制最美丽的衣裳
宫里有众多的奴婢
在你左右供你使唤

“花雀有福不知享
受不住云和风的诱惑
总有一天她会尝到天真的痛苦
折断了翅膀从云中跌落

“你看院里的老花鹿多么聪明
三次赶它都贴着墙根不走
老花鹿也知道马六甲的苏丹宫
是阿拉的福祉所终

“女儿花蒂玛呵
你别再胡思乱想
做马六甲的公主
天下少女羡慕！”

花蒂玛呵
你怎么办？
花蒂玛呵
你可屈服？

“敬畏的父王啊！”

花蒂玛哀求着说：

“宫廷里是有比米粒还多的珍珠

宫廷里是有比河水还长的布匹

“马六甲公主寂寞的时候

宫廷里是能看到最美妙的舞蹈

马六甲公主嘴馋的时候

宫廷里是有千般美味的菜餚

“马六甲公主是有最奇巧的制衣匠

为她裁制最美丽的衣裳

马六甲公主是有最众多的侍女

日夜听供使唤

“珍珠填满我的眼睛

填不满女儿的心

美丽的布匹送到宫廷里

也引不起女儿的高兴

“最美妙的舞蹈结束了

心中的寂寞又开始了

最美味的菜餚送进口里

也尝不出可口的味道

“父王呵！女儿象有尽一切
但又象空无所有
因为在女儿的心底
迷漫着空漠的痛苦

“两扇官门千斤重
人间咫尺变天涯
任阳光再添三倍热
官门隔心暖不透

“树叶连根树枝上
也有自由飘盪的时候
女儿守在深宫里
口腔深处锁咽喉

“只有愚钝的鳄鱼
才喜欢死水浅滩
女儿羡慕飞鸟和苍鹰
能在白云间穿梭飞翔……”

至威的苏丹呵
这是你威严的挑战
至威的苏丹呵
你能怎么办？

“万兽最蠢是野象
花蒂玛蠢过野象
莫非是魔鬼降贡头〔注三〕
借你嘴巴讲魔话？

“你坐金山卧银帐
竟把金银当灰炭
人间天堂苏丹官
怎能说是死水和浅滩？

“你若要天空挂两颗月亮
你的父王可以满足你
你若要太阳永不落西山
你的父王可以满足你

“你的父王可以答应——
从那最远的天边
摘下那颗明亮的星星
缀在你的花纱笼上

“你的父王可以答应——
网下满天的彩霞
织成绚丽的发巾
披在你的秀发和两肩旁

“一百个要求可以答应
只有那魔鬼的思想
真主阿拉和我
万万不能同意！”

花蒂玛呵
你怎么办？
花蒂玛呵
你可勇敢？

“真主呵真主
你的神灵在何方？
为什么千规万法
总与你的神威相缠？”

“父王啊父王
你的恩赐连天——
无形的困身锁
黑暗的日和年

“我宁愿化成农家女
弯腰倒汗在田间
我宁愿化成渔家妹
立在浪头顶云天

“那云雀在笼子里
曾经拍断了翅膀
但她飞出去的时候
却歌唱得欢快嘹亮

“这皇宫，多少皇族女
青春发锈在其中
砖墙蚀裂可以补
青春不能缝！

“官门呵，任你再厚
宫墙呵，任你再高
踏跨官廷见天日
花蒂玛志定意坚心不摇！”

这好比是惊雷地上打——
这好比是十面大鼓耳边擂
苏丹拉旺发怒了
官堡在东摆西摇：

“我说红毛丹长在椰树上
谁敢说椰子树不结红毛丹？
我说斑马有两支角
谁敢说野牛就不是斑马？

“我说话只说一句
一句话出口就是命令
山压浪冲不能改
宫廷内宫廷外谁敢抗拒

“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
我早就给你应有的惩罚
一个皇族的女儿
怎能违祖传抗礼法

“从今起不许再有人
向公主传布魔鬼的妖言
把一个皇族少女的心
诱引到宫廷外边

“从今起我不愿再听到
在马六甲的宫廷里
在马六甲的皇族中
有激怒真主的声音

“凡马六甲的子民都知道
马六甲苏丹的命令有多大的力量
凡马六甲的子民都知道
马六甲的苏丹怎样处置不顺和背叛！”

呵，天塌啦！
呵，地裂啦！
呵，太阳黑沉啦！
呵，云朵漫天飞舞啦！

花蒂玛颠簸着颠簸着
象一片风中的残叶
她迷茫地扶着栏杆
栏杆也象插上了翅膀

花蒂玛晕眩着晕眩着
象一片风中的残叶
她迷茫地抓着树枝
树枝也挣脱了她的手掌

花蒂玛摇晃着摇晃着
象一片风中的残叶
她迷茫地靠着官墙
官墙也象推她而去

花蒂玛扑倒了扑倒了
花蒂玛又站定了又站定了
心中插入了一百支针啊
脑里敲着一百支棍子啊

蓦然间无边的黑暗向她压来
花蒂玛象踏在一条斜土路上
两脚又踩着枯干的落叶
她怎样也站不稳啦……

宫女们惊惶地搀住花蒂玛
把花蒂玛扶进官房去
可怜的公主花蒂玛
从来没受过这般沉重的打击

花蒂玛的两颊发红
花蒂玛的额头发烫
象是有一盆熊熊的炉火
在她的面前越烧越旺……

花园里的百鸟暗哑不唱了
庭院里的百兽呜呜地低泣着
官庭里发出一则诏告
——公主花蒂玛病倒了！

三

官庭里的医师三天没睡觉了
他们为了公主花蒂玛的病

翻尽了医书翻麻了腕臂
想尽了医方想痛了脑筋

宫廷里的采药师三天没睡觉了
他们为了公主花蒂玛的病
爬遍了马六甲的深山野岭
采尽了马六甲的各种药草

公主的两颊依旧通红
公主的额头依旧发烫
好象有一盆熊熊的炉火
在她的面前越烧越旺……

有时候公主又浑身抖颤
盖上十张毡子也不叫她温暖
这时候又好象在她的面前
有一座寒气逼人的冰山

有时候公主嘤嘤哭泣
泪珠象断线的珠子
有时候公主喃喃言语
谁也不知她在咒骂什么

威严的马六甲苏丹开始忧虑了——

至尊的马六甲皇族中
纠缠着一个病痛魔鬼
是整个皇族的不吉凶兆

一张宫廷的告示公布了——

马六甲所有的民间行医人
必须在三天之内
向马六甲宫廷报到

谁能治好公主花蒂玛的病
就能获得丰厚的犒赏
谁不能驱赶公主身上的病魔
就要用自己的血供病魔饕餮！

马六甲民间的行医人
开始遇到悲惨的浩劫
他们可怜的妻子儿女
日夜为此哀号欲绝

三天的日子一霎便到
眼看看太阳即将落山
可怜的民间行医人啊
一个个惊惊惶惶坐立不安

有一个白发飘须的老叟
他的年纪同他的白须一样多
就在这第三个黄昏的时刻
拄根拐杖踉踉地来到官门前

凶恶的卫士拦住了他
两把刺戟交叉在老叟的胸前
由头发到胡子到脚板
仔仔细细地搜查三遍

老叟的身上只有一套破沙笼
老叟的手上只有一根旧拐杖
一把白胡子在风中飘
一双眼睛闪爍光耀

凶恶的卫士大声喝道：
“你莫不是老昏了头脑
你莫不是两眼昏花
走路怎么也不用眼睛瞧一瞧

“你若是马六甲的子民
也该知道迴避宫殿三里外
你若是外来的流浪人
也该远望这堂皇的城堡早住脚”

老叟捋着胡子呵呵笑
笑得枝头的乌鸦都惊飞了——
“我不是外地的流浪人
我是马六甲的一棵矗天老椰树

“马六甲的大地多宽广
你问我的铁脚板就知道
我走遍马六甲的山野甘榜
山里山外人人都认识我老汉

“人们叫我做‘驱魔老爹’
那是贫苦人给我的荣耀奖赏
我的祖先三代都是行医人
专门为贫苦人断症治病

“我是医者的后代
承继祖先的遗志
身背药袋走天下
为穷人家除病去害

“我老汉行医有三不医——
一不医民间恶霸
二不医偷盗奸贼
三不医权门富贵家

“只为了苏丹有一道诏令
马六甲的行医人厄运即临
我驱魔老爹第一次破例
愿给公主花蒂玛诊断病情

“待公主容颜回复
我不要钱财犒赏
滩上老鱼海中来
水涨归海理应当

“好箭手弓箭不乱发
是名医只凭方一单
一贴药不治好公主
我愿把老命祭殿堂

“有一个要求要说在前面
答应了才进宫给公主治病
那就是马六甲的苏丹
须立即收回那一道‘征医诏令’！”

卫士们把这事禀告苏丹
骄横的苏丹开始是十分怒恼
但为了公主更为了皇族
最后只得勉强同意

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叟
真是一个神奇的医者
他诊病不需要翻医书
他治病不需要列药方

“公主的病因我摸到了”
老叟象斩截钉子一样坚决：
“人间的医书没有这病的医方
仙山神穴里也找不到医治这病的药草

“稻田积水了要开水道
山里有蛇要把草除光
好医治病要摸根
去根的毒草不再长

“公主是金的叶子银的花
稚嫩的小鸟经不起风吹雨打——
一桩心事积心头
引来这场垂危的病害

“水道开了要把水往低处流
草除尽了要把毒蛇捕
公主心头的鬱结
不解就难留人间”

苏丹拉旺怒声震荡：

“好大胆的疯老汉
莫不是你吞下十个青蛇胆
怎敢来愚骗马六甲的苏丹

“天下那有医者诊病不开药方
一张舌头要把天地翻转
你明明是一个冒名行医的癫老头
愚骗苏丹万死应当！”

老人昂头哈哈大笑
神色镇定又安然：

“踏上虎山就不能有幻想
进官前我就知道我的下场

“只为了天下的行医人
我老汉愿把老命填虎口
但人们即将可以看到
不听老汉的话公主有什么灾难”

苏丹有一个佐政的大臣
就是宫廷的宰相穆哈默
穆哈默的眼睛象鹰隼一样凶刁
穆哈默的心象蛇胆一样渗满毒汁

穆哈默有一个儿子
名字叫着阿都拉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阿都拉都在外边荡逛

阿都拉骑着骏马
驰骋过农人的稻田
成熟的稻都倒下了
农人们都对他瞪着愤怒的眼光

阿都拉搭上弓箭
把牧人的牛都射杀了
健壮的牛哀号着倒下了
牧人们都对他瞪着愤怒的眼光

阿都拉进到一个甘榜
甘榜里的姑娘们都惊慌地躲藏
就象漫游在旷野的羊群
看见了野狼一样

阿都拉长久以来
对花蒂玛有贪婪的思想
要不是慑于威严的苏丹
他早就象恶虎扑向羔羊

穆哈默的念头也常常打转——

宰相之子对苏丹之女

与一国之君结亲家

显赫权势天下夸

因此对于花蒂玛的病

穆哈默比苏丹更心急

听罢老叟一番话

也感个中理不差

他拉垂了双眉

他碌一轮眼睛

哈腰向苏丹作揖

涌一脸的阿谀：

“这老头确象个疯子

对陛下失礼放肆

若不是陛下天胸海怀

他早就应入魔鬼的地狱

“但若是杀了他

倒沾污了圣洁的宫廷

不如圣恩暂显

海大的网岂会游漏一条老昏鱼？

“疯子满口胡言乱语
有一点却无妨一试——
为了解除公主的病
先试解公主心头的鬱结

“让公主到旷野上
看看她父王的无垠之土吧！
让公主到海岸边
看看她父王的无边之海吧！

“如此或能使至尊的公主
反转心羨圣恩浩荡的宫殿
如此或能使至尊的公主
早日恢复昔日的红颜”

苏丹吟哦且沉思
开始考虑和犹豫——
一边是皇族的古传统
一边是女儿的垂危病

穆哈默偷偷的看看苏丹
心底里暗暗的计生一条：
“古礼法神圣不移
适可的更动古籍常载

“愿陛下宽恕老臣狂妄
只因为老臣心中有事一桩
为了怕冒犯陛下
因此不敢直说明谈……”

穆哈默欲言又止
一派难言的苦状
这一招吊住性急的苏丹
急忙忙退左右问根由：

“老臣君功绩如山
伴左右肝胆相照
献美人进宝藏令我心欢
出良策镇顽民保我江山

“今日里何事吞吞吐吐
看老臣君神态失常
赐免你出语无罪
只求你放肠直讲”

穆哈默诚惶惶
早凑成谎言一章：
“老臣略懂星相占卜
观星座能察知吉祥凶厄

“昨夜里但见金星一颗
光灿灿直照九里云霄
一霎那天庭突变
但见那金星晃落栽倒

“老臣心念国家安危
反转身急忙忙求占拆卜
这一卜不得了混身发抖
要知道这就是不祥的征兆

“辉煌的马六甲王朝
即将遇到空前的劫运
魔鬼已经跨进皇官殿堂
想吞噬公主的性命

“这一朝公主的安危
与王朝的盛衰相系
战不胜邪恶的病魔
光辉的王朝即将复灭

“为了先王的赫赫伟业
也为了陛下的江山
请满足公主的一切愿望
让公主和王朝安康、兴旺

“公主是宫里一朵花
出游陛下难免不安
公主是宫里一块玉
出游切要防护周全

“选五个精壮的护卫
刀枪箭术武艺齐全
老臣愿效犬马之劳
令小儿阿都拉护游

“阿都拉的骑术
象风一样在悬崖上狂卷
阿都拉的箭术
在黑夜能射落乌鸦

“派阿都拉沿路护游
老臣敢保万无一失
一切为了公主和王朝
就是老臣的心意”

苏丹拉旺浑身抖颤
两额边汗珠直冒：
“听了老功臣的话
我不禁胆战心惊

“开斋节饮食有禁
宗教日祈祷诚心
可兰经时时背诵
从不敢冒犯天庭

“今日里邪恶作祟
真主误听了是非
女儿安危事小
王朝存亡事大

“喝左右快摆好比武场
舞真刀耍实箭精选五壮
备一辆雕花彩四轮马车
开官门鸣花炮公主出游

“下一诏令示阿都拉
凭借你勇武天下夸
一路上护送花蒂玛
日靠西立即回宫来！”

四

阿都拉心花怒放
难得的良机盼来了

他跨着一匹乌亮的骏马
风飒飒护送花蒂玛出宫

他背着精雕的弓箭
腰间佩一把锋利的基利斯剑
呵！阿都拉满脸笑容
呵！阿都拉满心邪念

花蒂玛心花怒放
多久的希望盼来了
她坐在精致的官车里
放开眼收下了风光满眼

呵，天空——多宽广
可以让千百只鸟儿拍翅飞翔
呵，大地——多辽阔
可以让千马奔万车过

呵，空气——多甜美
是满山的鲜花挤出的
呵，阳光——多灿烂
金光把旷野铺满

花蒂玛梦过一千次

人间的奇景
但一千个梦比不上
真实人间的美丽

花蒂玛幻想过一千次
人间的奇景
但一千个幻想比不上
真实人间的可爱

囚犯的牢狱是什么呀？
花蒂玛不知道
但今天知道了
——宫廷就是牢狱！

诗篇中的地狱是什么呀？
花蒂玛不知道
但今天知道了
——宫廷就是地狱！

珠宝有何用？
花蒂玛现在觉得——
满山的土块
比满宫的珠宝更珍贵

名丝绸缎有何用？

花蒂玛现在觉得——

人间无尽头的路

比万丈丝绸更珍贵

这边花蒂玛欢欢喜喜

满目的风光满怀的喜意

那边阿都拉欢欢喜喜

满脸的邪恶满心的鬼计

天边传来一阵呱呱的叫声

一群乌鸦昏乱的飞来

阿都拉见是良机

连忙搭箭上弓弦：

“美丽的公主呵

阿都拉的神箭全国闻名

为增添公主郊游的乐趣

请看阿都拉神奇的一箭

“你看那只飞得最高最快的乌鸦

它又叫得最尖亮

阿都拉马上要叫它

含箭扑跌在地上”

阿都拉夹紧马背
但见一团黑风狂卷
身一侧倒悬马腹下
弓一放声震电光闪

象电光裂鸣
象钢刀撞击
那只乌鸦应声跌落
受惊的鸦群四处飞散

呵！花蒂玛在惊叹！
惊叹阿都拉的神箭
阿都拉呵在洋洋得意
又想讨多一点公主的欢喜

山上一阵野草摆动
跳出一只狂奔的野兔
阿都拉一阵高兴
急急忙忙又搭箭上弦：

“美丽的公主呵
阿都拉的神箭全国闻名
为了增添公主郊游的乐趣
请看阿都拉神奇的另一箭

“你看那只奔逃的野兔
它奔得象一阵白光在流窜
阿都拉马上要叫它
从山腰滚落山脚”

象电光裂鸣
象钢刀撞击
那只野兔应声倒下
从山腰滚落山脚

呵！花蒂玛在惊叹！
惊叹阿都拉的神箭
阿都拉呵在洋洋得意
又想讨多一点公主的欢喜

阿都拉拔出第三支箭
笑迷迷地对公主说：
“阿都拉第一箭射乌鸦
阿都拉第二箭射野兔

“阿都拉的第三支箭呵
不射乌鸦不射兔
阿都拉的第三支箭呵
留着它沿路保护公主……”

山林里刮起一阵猛风
刮得大地在摇动
满山的树叶惊喊着
满山的石块飞奔着

这一阵凶猛的风
吹得花蒂玛惊惶失容
惊慌地扯起披发的围巾
急忙忙掩着脸孔

花蒂玛耳里听到
山鸟尖叫着四周飞扑
花蒂玛耳里听到
山兽悲鸣着四野奔突

哎！是不是天塌啦？
哎！是不是地裂啦？
花蒂玛恐惧地叫喊：
“阿都拉——阿都拉……”

阿都拉在哪里？
阿都拉在哪里？
山野都在喊他：
“阿都拉——阿都拉……”

哎！是不是神话中的天神出现啦？

哎！是不是可怕的妖怪出来啦？

花蒂玛恐惧地叫喊：

“阿都拉——阿都拉……”

阿都拉在哪里？

阿都拉在哪里？

山野都在喊他：

“阿都拉——阿都拉……”

阿都拉呵——你在哪里？

阿都拉呵——你在哪里？

保护公主的神箭手呵

阿都拉呵——你在哪里？

阿都拉呵——你在哪里？

阿都拉呵——你在哪里？

你腰边佩有锋利的基利斯剑呀

阿都拉呵——你在哪里？

你射落了天空的乌鸦

你射中了草丛中的野兔

但在这可怕的时刻

阿都拉呵——你在哪里？

花蒂玛慢慢地张开惊恐的眼睛
透过纱巾想看个究竟——
她禁不住失声尖叫
群山也巍巍震鸣

不是——天塌
不是——地裂
不是——天神显现
不是——妖怪露面

但——比天塌要可怕
比地裂要可怕
比天神显现要可怕
比妖怪出现要可怕

在花蒂玛的面前
耸立着一头巨大猛虎
两眼是两团绿火焰
满身鬃毛怒竖

猛虎被花蒂玛一声惊叫
迟疑地退了两步
但马上它晃着头怒吼一声
屈着前爪向花蒂玛猛扑

惊慌的花蒂玛
眼前一阵黑暗——
但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
猛虎却伏倒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
——有这样的奇迹？
从一棵老树背后
走出一个青年猎人

这个青年猎人
长得壮硕魁梧
他站在那里
就象一株挺拔的橡树

这个青年猎人
生得奇伟俊秀
两个肩膀象岩石
两道粗眉象鹰翅

他身上披一块虎皮
他背后挂一个箭筒
他手上握着一个毒喷筒（注四）
他开口声音象铜钟：

“请公主不必惊慌
老虎已经死了
是马罕奴用他的毒喷筒
叫它静卧在自己的血泊上

“马罕奴踏着它的足迹爬过三座大山
马罕奴追着它的腥味游过六条大河
为了清除民间的虎患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我知道世上的猛虎不止一头
我知道世上的猛虎不止两双
我听到人们在呼唤马罕奴
呼唤着猎人的铁臂和他的毒喷筒！”

花蒂玛从恐惧里醒来
勇敢的马罕奴象阳光一样
把花蒂玛惊惶过度的眼睛
映照得十分镇定、美丽、明亮

花蒂玛心里说——
青年呵，你不要走
花蒂玛口里说：

“青年呵，你，等一等……”

马罕奴回转身子：

“尊贵的公主呵，

马罕奴恨不得一天打死一百头老虎

请不要让马罕奴放慢脚步”

花蒂玛，你有什么话

快对马罕奴说吧！

花蒂玛，你有什么事

快对马罕奴讲吧！

你看山是那么高呀

山的背后还有山

你看天是那么大呀

天的天边还有天

你看风从你身边吹过了

谁知道它吹向那里？

你看水从你身边流过了

谁知道它流向那里？

花蒂玛，把话说了吧！

花蒂玛，把话说了吧！

呵，大地你不要摇得这么厉害

呵，心你不要跳得这么厉害：

“勇敢的马罕奴呵
花蒂玛有两个生命
一个是有权势的爹妈给的
一个是勇敢的马罕奴给的

“假如没有天上的太阳光
人们明亮的眼睛也无用
假如没有雨水晨露
花苗也永不能拨开泥土

“假如没有大地安慰月亮
美丽的月亮也会憔悴苍黄
假如没有河水陪伴河道
河道也会褶皱满脸，很快衰老

“我听说人们保护种子的生命
种子就会给人们报答米粮
我听说荒山的野兽也懂得
用温情的眼光把恩人瞻望……”

“是的，假如没有阳光照亮猎人的眼睛
一百对锐利的眼睛也没用
假如没有雨水晨露
满山就没有青绿的草木

“是的，假如没有大地和月亮为伴
月亮也早就寂寞死亡
假如没有河水日夜歌唱
河道也不知会衰老成什么模样……”

可是，尊贵的公主呵
你的眼光使马罕奴心慌
它一直照进马罕奴的心坎上

“马罕奴见过千百种动物
马罕奴见过千百种眼睛
有的象愤怒的海涛
有的又象静夜的星光

“马罕奴见过驯良的野兽
用温情的眼光把马罕奴瞻望
那是当马罕奴用他的毒喷筒
把它们幼嫩的生命从险境挽回安全

“可是，不！不！公主呵
你的眼光不是那样
马罕奴从来没有见过
这象篝火一样炽热的目光

“它不止点燃马罕奴的眼睛
也点燃在马罕奴的心上
呵，岩石一样的马罕奴的心啊
已经象野火燃烧着的草原一样啦！”

花蒂玛激情地唱：

“烧吧！烧吧！
从花蒂玛底心烧到马罕奴底心
让沸腾的火焰把两颗心热烈相连

“马罕奴呵，你底心若是岩石
这火焰也要把它化成滚烫的溶液
但你底心是枯干的草原呀
点点星火顷刻即可燃遍

“马罕奴呵，火焰燃得多么欢快
花蒂玛不必用耳朵贴在你的胸膛
那枯木逢火必剥的声响
就听得多么清晰呵！……”

马罕奴抓着自己的胸脯：

“呀！猎人底心
你今天怎么比野鹿还不听话
你今天怎么比猴子还更调皮

“我命令你——
安静些！安静些！
如果你再不安静
我要用大石把你压服啦！”

“你看我被你震得踉踉跄跄
象喝多了椰花酒的醉汉
呵，你这坏蛋，你再不安静
我要用毒喷筒对付你啦！”

“年青的猎人
不要说傻瓜的蠢话
只要是成熟的季节
榴连自然会落下

“不要太早采摘榴连
摘下的榴连最不香
但它成熟落下的时候
也不要羞涩拣拾它

“当心兴奋的时候
它不会唱歌只会狂蹈
我从你胸脯的肌肉
看到它在兴奋地蹦跳

“你能搬起最大的石块
但却不能把它镇压
你能用毒喷筒对付不驯的野兽
但却不能制服它

“你底心象野鹿一样奔跳
你底心象猴子一样调皮
只有花蒂玛的心怀
才能叫它平静”

马罕奴！马罕奴！
你捕获过无数野兽
但今天你自己
也已被人捕获

被你捕获的野兽
用惊惧的目光望着你
你被捕获了
你的目光亮着兴奋和欢喜

小斑马，不要挣扎吧！
当马罕奴的缰索套上你颈项的时候
年青的猎人，不要挣扎吧
当爱情的缰索套上你心灵的时候

被缰索缚住的小班马
挣扎会令你痛苦的
被爱情缚住的心
挣扎也会令你痛苦的

风呀！快把那讨厌的云朵
干干净净的赶开
让太阳的金光
一泻无阻的倒下来

山腰的泉水呀
大胆一些的流吧
不要让那讨厌的石块
阻住你奔腾的情怀

如果爱情能化成光芒
马罕奴呵，就叫你的两眼
变成两颗小太阳
不要让乌云遮，浓雾挡

如果爱情能化成汹涌的泉水
马罕奴呵，就叫它从你的心里涌出来
痛痛快快的溅泼着浪花
不要让泥土阻、石块拦

倔强的橡树
也懂得爱情
不管风里雨里
根须搂得紧紧

孤傲的野雉
在青春的年纪
也懂得跳上枝头
用歌声寻觅知音……

于是，倔强的马罕奴也要歌唱了：
“我是一只蹦跳的野鹿
从不尝被猎人的箭射中
花蒂玛呵，今日是你爱神之箭令我沉默且不动

“这支神奇的爱神之箭呵
在这旷野里向我瞄准
我完全可以把足步化成闪电
但奇妙的意念却令我的足蹄停顿

“当猎人的缰绳套上鹿颈的时候
山野里有凄厉的哀鸣
当猎人的神箭击倒野鹿的时候
群山峻岭会同声呜咽

“我是一只蹦跳的野鹿
此刻却朝着你瞄准我的箭簇前行
我全身震响着欢乐的声响——
快吧！不要把甜蜜的箭虚发！

“于是，我胸膛发出悦耳的铿锵——
爱神之箭把我的心射穿
于是，小野鹿的眼里天旋地转——
爱情的醇酒把我全身灌满……”

百鸟重新从叶丛里探出头来，
吱吱喳喳地齐声放胆高唱
连最胆小的红脸猴
也安祥地听得入迷

百鸟群兽都知道
当爱情滋长的时候
猎人的毒喷筒
也可以当树枝洞穴栖憩……

五

山腰响起一阵马蹄
黄土飞扬，砂石倒泻

不是蟒蛇拔草
也不是蜥蜴爬行

是阿都拉和随从
象石块一样奔下山来
他刚才吓得浑身抖颤
他现在怒气冲冲猛抽马鞭

阿都拉能叫野兔滚下山边
阿都拉能叫乌鸦从天上掉下
但猛虎一声吼啸
阿都拉慌了手脚、掉了弓箭

要不然他一定让愤怒
填满他的弓弦
让满腔的嫉恨
化成准确的一箭

现在怒火烧痛他的全身
他啾啾一声拔出腰剑
一道白光马上缠住马罕奴飞舞
机警的马罕奴都闪避在刀光前面

“住——手！”

这喝声山崩地裂
象一柄钢叉
挡住阿都拉疯狂的剑

“你这卑鄙的胆小鬼
我以为你会躲了三天三夜才出来
你的勇敢只能用来对付
野兔、乌鸦和善良人的身上

“你炫耀的第三支箭
原来化做这野蛮的利剑
危险时躲藏在刀鞘里
对着好人却伸着渴血的舌尖

“好勇敢的人啊！
你怎么还有这副耀武显威的脸颜
如果花蒂玛是你
早就给羞耻压扁

“我长久生活在宫廷里
只以为披甲戴盔的将士最勇敢骁武
今天我才知道
真正的勇敢是在众民之间

“马罕奴已经扎在我心中
就象那大树扎在大地上
就是狂风拔乱它的树叶
也不能把树拔出来！”

魔鬼钻进一个人的心房
这颗心就会被毒液灌满
一个狠毒的诡计
在阿都拉心中滋长：

“你这荒山的贱民
好野的心，好大的胆
至尊的公主出游
也不迴身躲闪

“我要把你捆绑起来
加给你一个天大的罪名——
说你荒郊把公主阻拦
说你荒郊要把公主辱戏

“说你想射死宰相的公子
然后对公主卤莽失礼
说你把阿都拉的打虎功劳
冒认是你的功劳

“凭我一张善描能绘的舌头
小火星也能搗成漫天火
就算你两耳也能辩解
我说黄梨你就说不清是木瓜……”

阿都拉的奸邪恶毒
扯痛马罕奴的头发
阿都拉的奸邪恶毒
鼓痛马罕奴的胸膛：

“呵！我父亲临死的时候
告诉我几句话——
人间有一种野兽
不用四条腿在地上爬

“它长着蛇的胆、狼的心
它长着狐狸的嘴、虎的牙
我走遍人间遇不到
今天总算碰到它

“呵！马罕奴啊马罕奴
你这个猎人有何用
你就算猎尽人间的恶虎猛兽
也还不能把人间的吃人兽尽除！

“喝一声谁敢靠近马罕奴
定叫他留下尸身荒山喂虎狼
马罕奴是顶天立地男子汉
油烫刀刮都不怕！”

“抓一把树叶
抹干净身上黄土
叫一声公主你放心
上刀山马罕奴也要迈铁步！”

六

阿都拉的舌头
翻起一阵大风雨
暴怒的马六甲苏丹
敲断了手中的权杖：

“我要叫我的刽子手
想一种最痛苦的刑罚
我不用急性的刀枪
快速的死亡是多余的仁慈

“我要叫难忍的痛苦
象蚂蚁一样爬遍他的全身

我要叫死神扯着他的头发
慢慢的拖进地狱之门！”

父王的每一句话
都象电闪雷鸣——

它劈裂花蒂玛的心房
它震断花蒂玛的肝肠：

“呵！我以为宫廷是清亮的明镜
可以照出妖魔的真形
我以为尊贵的父王最公平
可以把好坏善恶是非分清

“怎知道宫廷象枯井
乱草杂石混一堆
怎知道父王信奸人
颠是非、冤好人

“就算我舌头长一丈
就让我嘴巴有一双
就让我再把真话重复三百遍
也不能赶走乌云、说亮太阳……”

“可怜的女儿呵！”

你被魔鬼噬伤的神志未愈
因此才把英勇的阿都拉说成妖魔
把邪恶的马罕奴说成一片侠义

“马六甲宫廷是清泉明水
决不会有尘埃污泥
——待除掉邪恶的妖灵
宫廷里要办一桩喜庆

“真主阿拉降示穆哈默
通过贤能的宰相向我提醒——
为了驱逐官室的不幸
阿都拉和花蒂玛相配成亲

“啊哈！世上的少女都是相似——
当她们听到自己的父亲
当众宣布她们的婚事
她们总是羞喜交织

“这时候，她们不是背着众人躲起来
便是用双手掩着羞涩的脸颜
象含羞的山竺花
用两片叶子遮遮掩掩

“这时候，幸福会象海潮一样
冲击着她们的心胸
不管她们多么想学岩石的镇定
还是被冲激得不能平静

“这时候，喜悦会化成眼泪
争着从她们的眼眶钻出来
爬到她们的两颊边
跳到她们的手腕上……”

苏丹说着从愤怒转为兴奋
苏丹说着忽然从兴奋转为惊讶
因为他看着花蒂玛
心中沁一阵阵的冰凉——

花蒂玛劈开两掌
满脸的泪水满脸的震怒：
“父王的话一句一句
我心里是一鞭一鞭

“我象大雨中的一株胡姬
幼嫩的花瓣盛不住倾盆的暴雨
我的枝快折
我的瓣快碎

“我象立在千丈的绝崖上
心挂在飘浮的白云间
我的脚抖颤
我的眼昏眩

“但想到邪恶的阿都拉和糊涂的父王
我心中又怒火冲天燃
就是连下三天雨
也不能把它浇灭

“我说父王呵父王
你错把绿鸠当鹰看
绿鸠只有噪嘎的舌头
怎比得雄鹰的勇敢？

“我说父王呵父王
你错把胡姬配荒草
胡姬是干净的身躯
怎能让她荒草给她作伴？

“除非太阳西边出
除非公牛生小马
要花蒂玛配阿都拉
天崩地塌也不能！”

一声声雷呵一阵阵鼓
一閃閃电呵一响响鞭：
“自从王朝建立到今天
皇族中从未有人敢如此大发厥言

“我就是要叫太阳西边出
我就是要叫公牛生小马
就是天崩了地塌了
我也要你配阿都拉！”

阿都拉的心变化不定
一下是惊一下是喜
象多雨时期的天空
一下是晴一下是阴：

“万民敬仰的苏丹呵
陛下比阿拉更英明
马六甲由陛下统治
真是人民的前世有幸

“对于男女的婚姻
阿都拉有几句卑语陋言——
智慧往往选中权位和长者
让他们最能分辨善恶好坏伪真

“阿都拉可以对着可兰经表白
表白内心的真诚一片
只要日月星辰不停运转
阿都拉保证对公主的情爱与日俱添

“鸟兽都知道寻找同属谈婚嫁
公主却一时不慎失去聪睿的心窍
因为马罕奴已经化成蜈蚣
钻进公主的五脏肝肠

“椰子树婀娜多姿
最怕钻进害虫红纹蚱
让公主恢复聪睿和神志
可恶的蜈蚣必须清除！”

“这强盗毒似虎头蜂
不由得我周身怒火滚
恨不得化成一只下山虎
撕他的皮、拆他的骨

“烟已经冒起了
也难用干叶把火压住
这里我暂且把怒火压一压
开口向父王把心事诉——

“父王呵，女儿如果是禽鸟
一定跟随山鹰飞
因为山鹰的翅膀最勇敢
雨打不折，雷劈不断！”

“父王呵，女儿如果是泥土
一定附贴着岩石
因为岩石最刚直坚硬
水冲不动，浪打不倒！”

“阿都拉是宰相之子
阿都拉是权门贵族
他的胆却小如老鼠
他的心比蛇蝎毒”

“花蒂玛纯洁的爱情
不能丢给毒虫恶兽
花蒂玛纯洁的爱情
已付给正直英勇的马罕奴！”

“正是马罕奴
他瞄筒飞箭射猛虎
正是马罕奴
从虎牙边把我救出”

“正是马罕奴
他一片侠义壮天色
正是马罕奴
他怀志除尽天下虎

“女儿一见他
不畏豺虎不畏豹
女儿二见他
不畏强蛮不畏刀

“女儿三见他
权势面前不变色
怒对强暴眉倒吊
女儿心中喜欢他……”

花蒂玛这一番话
说得满官失色满堂惊讶
花蒂玛这一番话
说得苏丹惊慌失措恼怒交加

大臣们恐惧地注视着苏丹
等待着惊裂天地的叱叻一响
宫女们相拥着抖颤
惶惑地望着花蒂玛

马罕奴呵马罕奴
花蒂玛呵花蒂玛
你们虎口下订婚缘
你们暴力下试情坚

宰相穆哈默曲背弓腰
把嘴凑近苏丹的耳旁
只见他嘴巴张张合合
只见他眼珠骨碌碌转

只见苏丹两眉微皱
只见苏丹两眉略展
待到苏丹微微点头
奴才立即又变成凶狗：

“该死的马罕奴听着——
你的生命本该结束
为了病痛中的公主
暂且留你一条生路

“你说你舍身救公主
你说你拦道射猛虎
是电光乌云盖不住
是真金不怕黄泥土

“马六甲有一座山
民间叫它黑石山
现在要你到这山上
捕下一头大猛虎

“这虎要有三个头
这虎要长六只足
太阳第二次露脸之前
快捕回来把你死罪赎

“黑石山一面临海
三面有重兵把住
你要是越出一步
乱箭下漏不掉一只山鼠”

马罕奴听到眼如金珠暴
马罕奴听到眉如刀出鞘：
“想不到人间有这毒辣事——
杀人还要笑脸绕弯道

“我只知道林中的百兽
强吃弱，大吞小
想不到残忍狡猾的人
虎狼豺豹也服倒

“谁不知道黑石山是死地方
山上的石头雨浇不凉
山上的热气夜里还冒
黑石山上草不生根，树不能长

“野兽踅踅不进黑石山
飞鸟越过断翅膀
不要说三头六足的大猛虎
就是蚂蚁一只也难找

毒辣的宰相毒辣的苏丹
布一个死套让我钻
昂起头我心中已有打算
压声浪告公主要事一桩——

“公主呵公主
是刀山我们要踏
是火海我们要闯
是真情不怕千重难关

“踏进黑石山
如虎落坑，鱼进网
如果要逃生
必须向大海

“我听说大海对面
还有新地方
人们都叫它做
苏——门——答——腊

“公主呵公主
是真情大海割不断
马罕奴就是找到天堂
也会回来接你同往

“你千件事万件事可以忘记
有一件却必须牢记心房
哪怕千斤大链困双脚
也必须扯断它奔出这吃人塘

“待到那月圆的晚上
海潮就会上涨
马罕奴会乘舢舨回来
接你同往……”

七

月亮圆了

海潮涨了
马六甲海边
有一个姑娘

海潮打湿她沙笼
海风吹透她薄纱
她手攀椰子树
她两眼望前方

发怒的风向她扑来
凶恶的浪向她打来
她手攀椰子树
她两眼望前方

前方是无边无际的海
前方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明亮的月亮黑了
浓重的乌云滚滚来

天是黑暗的天
海是黑暗的海
——一阵浪花狂激
——一座小岛浮起来……

尾声

……我唱到这里

有人已经眼闪泪光

我也深深地太息

声调也有点变样

我不想再往下唱

太多的悲苦怕你们受不住

而且聪明的听众都会同意

这出悲剧到此也该结束

可是华族青年马榔生问我——

为什么马罕奴不守信用

他明明答应花蒂玛

月圆之夜回来接她

我说：马榔生，不要冤枉马罕奴

马罕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说一就不会变二

他说话怎会不算数

只因为那晚风大浪如山

马罕奴断了双桨、翻了舢舨

可怜马罕奴就此葬身大海上
我说马椰生呵，咱说话得先调查清楚

马来青年哈山却问我——
这悲剧里的爱情
又是风吹又是浪打
花蒂玛怎能成孕妇？

这问题倒把我难住
我翻遍马来民族的古籍
又细读了三遍《马来纪年》
都找不到一丝线索

我只是从民间父老的口中
听到关于花蒂玛怀孕的种种解说——
有人说真情能够感天地
是阿拉赐给他们一个小生命

有人说男女的爱情
坚贞的一定有收获
不管千山万水千难万阻
也不能毁坏爱情的花朵

我却要说一说：年轻人咧

不要给传说中的爱情牵着
坚贞的爱情虽然动人
但悲剧的根子应该深深思索……

……我这里松琴弦背上鼓
再把沙笼边上的尘埃拂一拂
再见吧，年轻人
我还得翻山越岭把传说弹唱传播……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六日初稿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晨修毕

注一 圣约翰山是马六甲最高的山。

注二 班顿，是马来民族的诗歌形式。

注三 贡头，马来民间流传着的一种巫术。

注四 毒喷筒，古代马来民族的武器，置毒箭于竹筒内，喷射而出。

后 记

这一册《诗选》，前后编选了三次。第一次篇幅较多，近四百页；第二次则剩五辑，二百余页；最后经编者再选，仅成三辑十七首。

第一辑选入的几首诗，都曾编在我的第一册诗集《青春的哭泣》内。这次选入时，个别篇章曾作了若干修改；尤以《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的改动最大。今后各界如朗诵该诗作，敬请以本书内的诗句为准。

第二辑选入的作品，都是十余年前的旧作，在报刊杂志上刊登过。原拟在这一辑内收入较多的作品，惜囿于出版的条件，只能略选五首归入此辑内。

第三辑《孕妇岛的传说》因篇幅较长，因此把它自成一辑。

今后如有机会，当把原拟编入但却未编入的诗作另结一集献给关心我的读者们。

原 甸

1976年2月21日

馬華文學選集

第一輯

原甸選集（已出）

鐵抗選集（即出）

郁達夫選集（即出）

丁家瑞選集（即出）

米軍選集（即出）

原甸詩選

出版：萬里書局

地址：G-40,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oad,
Singapore-7.

承印：新馬出版印刷公司

日期：5. 1976

S\$1.70